



DVD
珍藏版

深圳村庄三十年

李灏抱病口述

方苞陪伴采访

李广镇含泪回眸

百名老村长、老书记、村股份公司董事长

口述实录

218个村庄 30万原住民 30年

不应忘记的历史 应该记住的名字

总顾问：李灏 方苞 李广镇

总制片：陈宏 总编导：欧阳华南

出品：深圳市史志办公室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深圳青年杂志社 深圳市新闻影视中心 深圳市千堆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村庄三十年

深圳的根在哪里？

3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几乎牺牲了所有的时间和发展机会，除了一头黑发变为满头白发，核心骨干没有分文报酬。我们耗尽心血，孤掷一注，顶着此前完全无法估计的压力、困难，当然，还有更多人的坚挺、恳请，死撑着前行，寻找深圳的根在哪里。

所有努力和思考的精华，完全不加修饰、原生态地贯注在3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以及被誉为“深圳史记”的大型图书《深圳原住民家谱》中。

数百个小时的激烈采访交锋，上千人的查证与诘问，近百个村的过滤式田野调查——最后，铸成30张碟、80万字图书、几千张图片、500万字的珍稀资料。

这是关于深圳7000年历史、改革开放30年历史，尤其是30万深圳原住民历史，最壮阔、最原生态、最细节的口述亲历！

今天，我恳请您检阅我们1000多个日夜的“地毯式作业”，并对所有理解支持我们一路前行、永不放弃的力量致敬！

李彦



第一集 黑潮下的血路

45年前的一个夜晚，深圳大鹏半岛东南一个叫马料的村子，全村20多户人家、70多口人，静静地走进一条木制的大船，然后消失在茫茫大海中。这一去几十年，再也没有一个人回过家乡。

一个海边村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毫无预兆。不要说人，连狗也没留下一条。一切活物，大雪无痕！

这些拖家带口的村民去了哪里？为何要逃离家乡？直到今天，这似乎还是一个谜。

第二集 破冰

1979年春节，躺在医院病榻上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到12道金牌：火速返回！坪山公社出大事了！所谓“大事”，即公社背地里实行了包产到户。这几乎与安徽、四川个别农村的偷偷做法没有丝毫区别。

然而，历史吊诡的是，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像核爆炸一样，震动海内外，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30年农村巨变的第一块丰碑，万人传颂；而深圳惊世骇俗的这一页，却仿佛石沉海底，无人提及。是什么原因，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删除了深圳本该载入史册的这一页辉煌？

不过，往事悠悠，亦如烟云。30年后，我们更应该严峻追问的，则是另一个让人无尽喟叹的问题：

“打响农村改革第一枪”、盛极一时的小岗村，为什么直到今天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深圳，竟然杀出了一条现代化血路，农村巨变为国际大都会。30万农民的追梦史，究竟给中国农村城市化什么样的启迪？30万农民30年破冰之旅，有没有可能为中国8亿农民趟出一条富裕文明的大道？

30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了英雄！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一集 黑潮下的血路 第二集 破冰

第三集 渔民上岸

1984年1月24日，小平抵达深圳，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南巡”。渔民村负责接待的邓志彪后来表示，小平来的时候，他被吓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老书记吴柏森的“豪宅”里。吴柏森向小平介绍，自己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多元。一旁的邓榕插话：“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呐。”邓志彪心里一咯噔：收入比首长高岂不是会犯错误？

但小平没说什么，反而拉着吴柏森让记者拍照留念。随后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的水平，恐怕要100年哪，至少也要70年。

第二次，也是被老书记吴柏森所吓。

小平问吴柏森：“你们现在生活改变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吴柏森说，“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小平追问。吴柏森就说，“担心政策会变。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虽然富了，但我们天天都怕政策会变。自己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被批斗。”

小平沉默了，过了一会才说：“政策肯定会变，但只会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第四集 南岭实验

1979年6月6日上午，原广东省宝安县沙西大队（南岭村前身）副书记张伟基卖完蘑菇，回到家，一下子懵了：妻子不见了，才几岁的孩子蜷缩在柴角落里，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哽咽着说，妈妈跟着村上几百户人逃港了。

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哭着乞求：“南岭村的跟我回去！”一位村民一边跑，一边掉头喊：“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收回这边来！”

30年后，这个昔日一半以上村民偷渡香港的“鸭屎围”，2009年净资产达15亿元，年总收入突破2.6亿元，800名村民人均纯收入15万元，4.12万平方公里吸引了5万名外来工。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亲临视察题词。

近30年的南岭，是中国乡村最不可替代的变革之一。

第三集 渔民上岸 第四集 南岭实验

第五集 下沙背影

1278年，系在南宋王朝脖子上的绳扣，猛然收紧。这年冬天，8岁的宋少帝，在最后一支羸弱之师的簇拥下，南逃到了深圳湾畔。

数百年后，一位深圳诗人还如此描绘这个大雪纷飞，却注定要写入历史传唱的夜晚：半夜三更时分，一名老渔民“哇嗒”一声拉开柴门，一个又冷又饿的孩子，一群残兵老将，怯怯地蹲在院子里。

皇帝驾临！村民们赶紧将家中食物贡献出来。仓促间，百菜合一，并以大木盆权充碗碟盛载，让饥肠辘辘的大宋君臣和将士饱食了一顿。随后不久，就发生了惨烈的崖门战役，宋军被元朝大军彻底击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年幼的皇帝蹈海而亡。

一个王朝就此终结了！但是，那顿给落难的大宋王朝带来最后一丝温暖的“百菜饭”，却在这个叫下沙的村庄流传了下来。

第六集 怀德的秘密

外面的人，了解他们的途径极有可能是如下一串简单枯燥的数字：

村集体净资产由1987年的36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5亿元，增长了近1400倍；村集体总资产达10多亿元，总收入2.3亿元，公积金、公益金积累超亿元。10多年来，村集体投资项目没有一个失误；地不仅没卖过一块，而且还从周边村取得近600亩土地使用权；大笔款项、大宗物资频繁进出，却没有一个村干部以权谋私。

这串数字，可能令绝大多数关注者陷入了更大的云里雾里。

坦率地说，与周边村庄相比，毫无区域位置、政策或者天赐良机的怀德，究竟为什么会神奇崛起，在无数社区股份公司被“厂租经济”捏住咽喉的今天，为什么能成功向工商业发展转型，还“诱惑”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入驻？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五集 下沙背影 第六集 怀德的秘密

第七集 三洲田三迁

2005年4月13日傍晚，一条深情守望深港500年的古道，突然横空而出。这条深圳版的“茶马古道”，长约十公里，始建于明朝中叶，起始于盐田旧墟，纵贯三洲田片区，与龙岗区坪山街道碧岭村衔接。

正是在这条古道上，孙中山领导了“庚子起义”，打响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第一枪，史称“三洲田首义”。改革开放以后，这条古道渐渐在夕阳斜照下，被树木、杂草淹没。有人说，这条古道，其命运跌宕、冷暖变迁，正是数百年来静卧在群山之中的三洲田古村自身命运的生动写照。

数百年来历经几次大规模迁徙的三洲田村，建国之后，又经历了三次举村搬迁。这座候鸟一般、飘萍一般的古老村庄，在改革开放30年间，历尽曲折，终于开启凝望了数百年的盛世家园梦。

第八集 渔一旧梦

深圳市南头半岛沿海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却有个凶险的名字——蛇口。

据史书记载，从秦汉时期开始，蛇口就是海外船只驶向广州前的重要停靠点。盛唐时期，阿拉伯、波斯、印度、安南等外洋商船来广州通商，均先在蛇口的赤湾，稍事休整再驶往广州；郑和下西洋也至少5次于赤湾一带中转或上货。这条伸向世界的蓝色巨臂，“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被公认为全球最为古老的海上大动脉。

在近30年里，因为“冒险杀出一条血路”，蛇口对于中国的意义，被著名“改革老人”袁庚深情地评价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支试管，就像爱迪生试制出来的第一个灯泡，本身只有2秒钟的辉煌，但从此世界明亮起来了。”

然而今天，无论是数千年前的历史传说，还是刚刚逝去的改革风云，过往的一切似乎都被蛇口吞吐掉了。岁月留给观光者、朝拜者的，仅仅是一个千帆百舸过尽，斜晖脉脉的苍凉后背。

渔一村30年间，从繁华到落寞的轮回经历，正是蛇口这块10.9平方公里土地数千年历史的缩影。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七集 三洲田三迁 第八集 渔一旧梦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九集 海湾渔歌 第十集 孤独的万丰

第九集 海湾渔歌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1800年前曹操《观沧海》的景致，还可以在40年前的深圳海湾见到：海湾、大新、田厦等村落，沿着半月形的海岸线星罗棋布，夕阳余晖，鸟禽翻飞，渔船穿梭，潮风野浪，时光亦不疾不徐。

可如今，这里哪还残存旧日的模样？海已被填，一些残存的滩涂，似乎还在为曾经的碧海作最后诉说，其声音之微弱，已淹没在机器的轰鸣里。

2007年5月8日，56岁的蚝民黄茂林，收起最后一网蚝，依依不舍地望着夕阳下的蚝场，撤出了蚝田，后海、前海养蚝成为历史。千年的岁月，终究不敌一座城市追逐现代化的风驰电掣。

顶着“深港合作的最大结晶”、未来珠三角的“曼哈顿”、“特区中的特区”三顶桂冠的后海，承载着深圳未来20年的梦想，期待着再现蛇口传奇。

而海湾人，以及同一片海水相依的10多个村庄将漂向哪里？

第十集 孤独的万丰

籍籍无名的万丰村，因为潘强恩破天荒的股份制、共有制改革，和江苏的华西村、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一样备受瞩目。

23年中，145家企业进驻万丰，10多万名打工者在万丰集结，村民人均年收入从349元提升到3万多元！村集体资产达20多亿元，2000多人的村子，人均资产100万！

1992年12月25日，“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中国农村及万丰实践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前，邓小平历史性地接见了潘强恩。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评价说：“潘强恩同志干得很好，从我的眼光看，至少是很有希望的农民领袖。”

万丰，亦被誉为“一个人的孤独江湖”。一位村民曾带调侃地总结潘强恩的各种头衔：思想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小说家、粤剧家、书法家、医学家。然而，2005年，精神领袖潘强恩却被村民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一言堂”、“家族统治”、“村霸”等极端用语，贴在了他的身上。是谁，在推着潘强恩与村民在城市化的大道上，相向而行？

第十一集 东方小史

1978年4月的一个夜晚，广东边防某部队在深圳湾海面上截获了两条小渔船，船上躺着六七名衣服褴褛的青壮年。这几个“逃港分子”，是宝安县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社员，而幕后组织者竟然是大队书记文志祥——一个上級领导眼中的反偷渡的“急先锋”。因此，文志祥蹲了四年大牢。

在当年屡禁不止的“大逃港”事件中，这或许只是时代漩涡里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位向往对岸那一个传说中的花花世界的农民，比时代仅仅快走了几步。一年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开始拐弯。

出狱后的文志祥，选择了筛沙子卖，终日守着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水，郁郁寡欢。四年后，患肝癌去世。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278年被俘的文天祥，宁死不屈，却默许了弟弟文璧的降元，700年后，1978年的文志祥，选择的是将一双儿女安排逃港，自己留守。而文志祥正是文天祥亲弟弟的后裔，东方村是文天祥家族后人聚居了600年的老庄村！

第十二集 罗湖“界河会”

1955年10月8日清晨，深圳罗湖口岸。一位中年人，带着妻女，神情凝重地跨过罗湖桥。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桥头，猛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捧起一把黄土，久久地亲吻……

9年后的10月16日，中国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一声沉闷而宏大的巨响，震撼了世界。外电纷纷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朵神奇蘑菇云的种植者，后来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正是9年前跪倒在罗湖桥的那个中年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这座步行穿过只需2分钟的木桥，华罗庚、李四光、邓稼先等大批国际知名人士历尽万难，回到百废待兴的家园。

罗湖桥，一度是中国唯一连接世界的陆路通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正是从这里开始，短短的61米距离，窄窄的9.6米宽，中国走了一百年！

在这座“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桥”的背后，有一个与它唇齿相依，百年厮守的老庄村——罗湖村。30年的沧桑巨变，深圳是一个不可不说的城市；深圳的崛起，罗湖又是一个不可不说的区域；罗湖的大发展，罗湖村又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十一集 东方小史 第十二集 罗湖“界河会”

第十一集 东方小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三集 世外高岭

在我们所采访的30个深圳村庄里，原住民是需要浓墨重彩的，他们是这些各具形态村庄的缔造者。而唯独有一个村庄，她的生命轨迹，和另一个特殊群体休戚与共。

她，就是高岭。这个特殊群体，就是那些被称为华侨、华人的人。

在展开讲述高岭之前，先把镜头摇向厦门岛北面大陆南端，一个叫集美的小渔村。集美的美名远扬，长久地和一个叫陈嘉庚的爱国华侨联系在一起。

从1913年起，陈嘉庚开始在他的家乡集美捐资兴学，陆续办起中小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业等许多学校。在他的公司被迫停业之际，仍向银行借款，以维持学校的生存。弥留之际，他立下遗嘱：自己在香港集友银行的股本200万元用作集美学校基金；除去家人每月每人生活费，所有盈余全部交集美学校充作经费。

今天的集美学校，已经穿梭时光90多年。然而，任凭时光怎么流转，陈嘉庚的形象却有增无减。一代领袖毛泽东赞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高岭，或许就是深圳的“集美”。

第十四集 沙嘴博弈

今天，回首中国过往的30年，名噪一时的大邱庄消逝了，顶礼膜拜的南街村神话破灭了，而挥写过改革辉煌历史的小岗村，也才仅仅满足了吃饱饭。为什么这些曾经不怕杀头，大无畏揭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弄潮儿，却无力持续当年的雄风，续写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这里，或许可以用南海边的一个村庄——沙嘴村，坎坷蹒跚，却无处不被传奇充满的30年城市化之路，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思考的参照。

30年铁马冰河，30年英雄如梦，30年天翻地覆，30年几度沉浮。这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几乎是一座城市的总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总记录。而沙嘴，毋庸置疑是这部总记录的缩影。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十三集 世外高岭 第十四集 沙嘴博弈

第十五集 幸福的稻田

1998年，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对深圳数十个黄金地段视而不见，在一座嘈杂纷乱的城中村里揭开了其在中国首家社区店的帷幕。

多年后，这家当年极不让人看好的城中村小店，宛然成了沃尔玛在深圳的“黄埔军校”。之后十余年，沃尔玛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成功开店，大多复制了“深圳城中村模式”。

也有人说，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当年也是从城郊结合部开始创业，30多年后，其在深圳乃至中国的创业大举，也从城中村开始，这似乎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暗合。

福田村，这个名字幸福的中国小村，这片30年前还是稻田横立的深圳城中村，在与世界500强企业邂逅，碰撞的异国之恋，总是让人有种迷恋的神往。

第十六集 “边城”西坑

打开中国地图，注目中国的东部沿海，有人说这是一条“S”型的经济龙脉，盘旋于他的右下侧有三个闪光点：香港、台湾、海南。如果说台湾和海南是中国这条巨龙的左右眼，那香港则地处“咽喉”，居于北京——印尼纵线和东京——印度横线的交汇中心，更因其世界三大优良天然深水港之一的维多利亚港，而成为世界航道要冲，欧美、日本进入南中国海的最重要门户。

然而，1978年之前，谁也不敢断言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世界就在眼前，甚至眼前是否还有光明。

这一年，一位叫王石的27岁文学青年睡在深圳的一处建筑工地的竹棚里，怎么也静不下来。

这一年，深圳西坑村妇联主任秀梅也同样静不下心来，3岁的孩子正嗷嗷待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这一年，31岁的香港人林苑如，被西坑村民用一辆破旧的单车接到了村里，在大山深处开始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通，关关难过也要过关过的漫长突围。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十五集 福田之福 第十六集 “边城”西坑

第十七集 水贝“47街”

20年后，哪里最有可能成为与纽约第五大道、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伦敦牛津街、澳大利亚悉尼皮特街和香港铜锣湾齐名的世界极奢之地？

《时尚》美国版主编安娜·温图尔回答是“水贝”——一个来自深圳的城中村，被称为“深圳47街”，尽管历史上与时尚奢华毫无缘分。

无论是600年前作为“帝王师”张良之后的开山辟地；还是1925年转送10万香港工人到广州的省港大罢工；乃至60年后参与“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开放；这里一直藏拙守拙，死死保持着对于传统，对于农耕文明的膜拜和固守。

然而，最近10年，这一切轰然改变了。今天的水贝，身边集聚了1600多家黄金珠宝类生产经营企业，年产值约750多亿元，占国内市场份额的50%，像一颗东方之珠，牢牢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令人迷惑不解、大感兴趣的是：打渔佬、种田佬出身的水贝人，与与现代商业、奢侈时尚，在呼啸变革的世界博弈交锋的过程中，遭遇了怎样的天人交战？

第十八集 上沙变局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然而——

2008年10月1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加工之一合俊集团位于中国广东的两家特大型玩具厂的遽然倒闭，却来得毫无预兆。更令人惊愕万分的是，当人们还没反应过来，从东莞樟木头到整个珠三角，成千上万家企业如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砰然倒下。

2009年4月8日上午，心急如焚、寝食难安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黄华华，带着9市市委书记、市长来深圳开“诸葛亮”会，希望为广东找到一条诺亚方舟。

让大家啧啧称奇的是，最后被汪洋“揪”出来并“狠狠”表扬一番的，竟然是一个叫上沙的小村。

今天，在中国数十万家社区经济体面临着是否会沦陷拷问的时刻，上沙，20年默默无闻的上沙，突然为一个个在农村城市化道路上正陷风声鹤唳的村庄，指出了一条星光大道。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十七集 水贝“47街”

第十八集 上沙变局

第十九集 白石洲的春天

在2000多年前的“世界海上丝绸之路”，深圳湾和伶仃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最重要的必经水域之一。而被后世惊为“无法想象的奇迹”的“屋背岭商代遗址”、“叠石山青铜时代山岗遗址”，以及千年南头古城等古文明遗迹，更让大沙河像一位挂满历史和文化卓著功勋的老战士。

可是，今天，我们似乎只能用静水深流，来形容这条从历史和文化的山峡冲决而出，在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挟裹下，陡然变得踌躇、迷茫、窘困的小河了。

而静水深流——同样的四个字，还可以用在大沙河东岸的白石洲村身上。不过，与踌躇、迷茫、窘困的大沙河大相径庭的是，静静的、美丽得如梦幻的白石洲，一派市井烟火的白石洲，却正以从未有过的自信在静静地变革。

第二十集 民治之治

1941年12月25日，香港陷落。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上千名堪称中国“国宝”的著名人士，被勒令到“大日本军报道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周恩来指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把这批精英从日寇的眼皮底下偷运出来，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活跃在深圳河两岸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接受了这个“天大的难题”。

60多年的历史沉淀，筛去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秘密大营救的很多细节。文学大师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表示“永远不忘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的著名作家夏衍则大发感慨，“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时光一晃如流水。

2002年腊月二十八日下午，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第三次踏访民治，在白石龙村一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天主教堂跟前，这位76岁的老人用地道的白话，与一群老村民拉起了家常。当年，16岁的邹家华，就偎依在父亲邹韬奋身边，亲眼目睹了800多位重要人士，被护送到民治白石龙，而后安全转移的全过程。民治也由此获得了“小延安”的美誉。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十九集 白石洲的春天

第二十集 民治之治

第二十一集 沙栏吓传奇

3000万年前的一个傍晚，非洲大陆东部地表突然逆裂，出现一条宽约几十至200千米，深达1000至2000米，如刀劈斧砍一般，绵延6000千米的巨大裂缝，这条世界上最大的裂谷，人称“东非大裂谷”。与之齐名的，还有另外四条分裂线：德国的柏林墙、朝鲜的三八线、越南的贤良桥，还有——中国深圳的中英街。

在翻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人们常常禁不住纳闷：在中国南部边陲的这条长不过250米、宽不过4米的窄小街道，因什么举世闻名？它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屈辱与磨难，又为周边的人们带来了怎样惊天动地的沧桑巨变？

沙栏吓，300岁高龄的古村落，一座毫不起眼的深圳村庄，中英街的百年旧邻，在这场轰然断裂与漫长涅槃中的见证者与履历者，与中英街共同演绎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首当要冲，遭遇了刻骨铭心的辉煌与阵痛。

第二十二集 六约进城

没有一个国家象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如隔世。

2010年4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位酷爱摄影的教授，24年后故地重游，在踏访深圳横岗时，大发感慨：“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

此前的中国在他眼中是截然不同的两幅面孔：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耀的中心城市，其发达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座欧美都市；另一边则是贫困、凋零和封闭的广大乡村，现代工业文明似乎遗忘了这里。如今，“小小的寂寞的城”，已成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制作工业基地之一。

令洋教授“当惊世界殊”的，是深圳横岗街道办下面一个叫六约的“龙头村”。

六约，是上世纪80年代末，闻名全国的“三级股份合作制经济”——“横岗模式”最早的实践者之一。“横岗模式”与后来的“温州模式”、“泉州模式”、“阜阳模式”、“淄博模式”成为八亿农民的改革示范图，轰动一时。

此后10多年，另外四大典型相继跌宕沉浮，惟有“横岗模式”和六约风光依旧，因为让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嫁接成功，而成为农村城市化的典型象征之一。

一。

第二十三集 浪心的宁静变革

1949年4月，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但是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百万雄师，迅速从江苏江阴到江西湖口拉开千余里战线，强渡长江。23日，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轰然土崩瓦解。是年62岁的蒋介石，大声咆哮，在仓惶退守台湾之前，发布了一道可怕的密令：彻底破坏粤汉铁路，将机车、车辆和器材全部拆除，由广州转运台湾。

这一年8月，广东铁路遭遇了空前浩劫。

眼睁睁看着自己苦心经营20多年的铁路毁于一旦，44岁的原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袁梦鸿，痛楚难耐，热泪纵横，一步三回首地踏上了开往台湾岛的军舰。

这一去，就是26年。直到1975年，袁梦鸿客死台湾，再也没有返回深圳宝安区石岩湖畔的家乡——浪心古村，更无缘亲见家乡在改革开放后的光辉复兴与巨大腾飞。只有他的照片，依然高悬在村里的少华袁公祠内，默默诉说着历史的烟云诡谲。

今天，让我们走进袁梦鸿在海峡对岸眺望26年，在另一个世界守望35年的“梦之乡”。

第二十四集 恩上人家

1974年的大年初三，清晨六点多，狂风暴雨中，恩上全村男女老少几十人牵着耕牛，抬着家当，沿着陡峭的山道，偷偷往山下大搬迁。在他们精心的蓄谋里，如此暴风雨，万家团圆的时刻，自己先斩后奏的决绝计划将畅通无阻。

在半路上，一棵大榕树下，公社书记带着全身武装的公安人员，拦住了这支衣衫褴褛的仓惶人流。

在打成反革命分子、坐牢等种种威胁和种种承诺诱惑面前，这些本分老实的山里人，先是惊惧，后退，再而默默对视，最后迎着冰冷的枪口，像决堤的潮水义无反顾，决然而下。

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告别世居了两百多年的祖屋，要冒着死神威胁搬到山脚下一个叫元敦头的村庄居住？山脚下的元敦头也远非天堂。那里，很多人举家逃港，人去屋空，这块即将的栖息之地，枕着呜咽的涛声，栖栖遑遑地倒卧在一片近海边的旷野上。

今天，空空朗朗的恩上百年古村，仍然蹲在梧桐山南麓海拔350米的半山腰上，数十幢清代民居仍然花落无声，静静伫立。

第二十三集 浪心的宁静变革

第二十四集 恩上人家

第二十五集 守望楼村

1927年的一个夜晚，在广东宝安县羊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数十名衣衫褴褛、农民装束的共产党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秘密训练革命队伍，依据羊台山与敌人打游击，等时机成熟再发动农民武装起义。

黑夜中，山上突然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狂乱的脚步声和狗叫声从树林里猛扑过来。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与会人员冲开罗网转移到深圳与东莞交界处的一个村子的私熟里。

这块土地的革命之火，就是由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点燃的。1924年，在廖仲恺亲自指导下，革命党人黄学增、龙乃武在这里创建了中共宝安县第一个党小组。而这家私熟，名叫“碗碧公家塾”，隐遁在深圳宝安区楼村的一条古老的麻石巷的尽头。

80年后的今天，深圳第一大村——楼村，这块“深圳最后的乡村守望者”，这块红色革命土地，因为它向世人成功地展示了一个什么叫绿色、低碳、和谐的“让城市更向往”的梦里水乡，再次引人瞩目。

第二十六集 鹏城的前世今生

道光十九年7月7日，几名喝得醉熏熏的英国水手，在香港尖沙嘴将当地村民林维喜活打死。8月15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交出凶手，然而，义律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

这一历史的偶然，像一根导火索猛地点燃了两个巨大的炸药库。

林则徐遵照嘉庆十三年之例，坚决不准英国水手逗留澳门，并断绝柴米食物供应。9月4日中午12点，饥寒交迫的义律率5艘舰船，接近我方，扬言再不给英国商人船队供应淡水和食物，将遭到武力惩罚。下午2点30分更穷凶极恶，炮击我水师船，正在巡洋的大鹏营守将赖恩爵受到突然攻击后，义愤填膺，随即指挥水师船和九龙炮台开炮反击。

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侵的第一枪——九龙海战由此打响，并首战告捷。



深圳村庄三十年

第二十五集 守望楼村

第二十六集 鹏城的前世今生

第二十七集 爱联的梦想

1987年的暮春，英国最老牌的工业城市谢菲尔德，突然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倒春寒”：失业人潮堵得大街小巷水泄不通，如画般的山川、河流、溪谷被严重污染，数十个废弃的钢厂象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悲怆无言，直戳天空。

然而，5年之后，谢菲尔德市却奇迹般复苏。改变它命运的，正是199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谢菲尔德市由此成为世界著名的创意产业城市和“体育之都”。

同样的奇迹，会不会再次发生？

2007年1月17日凌晨2点45分，随着国际大体联主席基里安在意大利城市都灵的一声“深圳”，深圳市龙岗区爱联村董事长邓小兵，一下子就把自己村子的命运，与世界“绑”在了一起。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将把小小的爱联村，推向哪里？

第二十八集 草根金融相伴村庄成长

“这是一片献给‘可能性’的土地，这里，持续不断的进步是唯一有意义的指南针，而进步被看做和太阳升起一样理所当然。”著名学家J·里夫金在阐述美国梦时，用这样一句话来怀念美国。

这让我想到了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得政治体制与地缘优势之先的深圳，可谓中国梦的发轫。这个梦，是如此接近神话：

1979年，深圳与香港GDP的比例是1: 1852，到了2007年，比例却缩小到了1: 2. 3。按照GDP%的增长速度，2020年深圳携手香港将有望形成拥有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成为仅次于纽约、东京，领先于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都会圈。

而这一切，仅仅用了30年，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奇迹！

这座中国“梦工厂”的诞生，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群体——30万原住民，他们以及2000平方公里的沧海桑田，不仅见证、参与了世纪巨变，更是推动这一壮阔历史的伟大动力。

而你可能没有想到的是，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则是这个特殊群体50年来高速发展的“水泵”。

第二十九集 沉重的彷徨

这是一道直逼人心、无法回避的拷问！

2002年5月7日，蛇口工业区与全国3300个开发园区，一同被撤销。这根被海内外瞩目20年的改革试管，顿时嘎然破裂。“蛇口时代”的终结，蛇口的败落，几乎无人质疑。

然而，世事如局，难以预料。这块巴掌大的土地，在短暂的暗淡后，却一洗颓势，更加星光灿烂——马蔚华、马明哲、麦伯良、任正非、王石、张思民、徐少春，招商地产、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软件、蛇口港和赤湾港，这一连串著名企业家和赫赫的上市公司，筑成了一个名闻遐迩的“蛇口系”。

与蛇口工业区同处一隅，时代造就几乎一模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经济体：30万原住民和深圳社区股份制经济。从最初的改革本钱与持续占有的资源，乃至政府的重视来看，后者无疑比前者有着惊人的优势。但是，在这个经济体量中却产生不了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像刘永好、王石这样的企业家？事实上，历史曾给予了他们太多这样的机会，而他们却一次又一次错肩而过。

30万原住民，数千亿经济体量的深圳社区股份制公司，通过怎样的改良基因，才能打造永续的发展？

第三十集 千年宿命

在试图深化讨论深圳河30年巨变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巴西亚马逊河畔，一个叫玛瑙斯的小镇。

大约100年前，玛瑙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这里原来是地球上惟一生长着橡胶树的土地，而西方国家恰恰在这时发现了橡胶的奇异功能。玛瑙斯顿时富商云集，财源滚滚。那里一个小小的市场竟然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设计的，城里的亚马逊歌剧院至今都能够与欧洲的任何一个歌剧院媲美，玛瑙斯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大都市。

玛瑙斯的美梦随着财富一同生长。然而，好日子短得如一股轻烟。随着狡猾的英国人把橡胶树种偷运出境，并在其殖民地试种成功，玛瑙斯气泡一样升起的五彩缤纷又气泡一样消失，在20多年后，复归为原先的小镇。

深圳的一夜崛起与玛瑙斯何其相似！不少人担心，当“特区不特”后，深圳的城中村会不会是第二个玛瑙斯？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深圳；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深圳！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Shenzhen Rural Commercial Bank

感谢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总冠名支持

《沧海桑田——深圳村庄30年》

《深圳原住民家谱》

名称	规格	单价	套餐价	团购价		本书/碟价值	购买者权益
《深圳原住民家谱》 (图书)	开本：245×330mm 字数：80万字 页码：500页 装帧：精装典藏	680元	1200元	5—10本9.0折 10本以上8.5折	“图书+30集纪录片光碟”	◇ 惊心动魄。历时3年的千年文脉大抢救。 ◇ 空前绝后。百名老村长、老书记、老领导最后的历史发言。 ◇ 下一个30年向何处去？近30家极有代表性的社区股份公司董事长的沉重抉择与思考。	购买“图书+30集纪录片光碟”3套以上的机构或个人，将获得以下授权： ◇ 终身免费使用本书文字（图片除外）、音像，用于著述、教学、研究等用途。 ◇ 终身免费在非商业性场合播放本纪录片。
《沧海桑田—— 深圳村庄30年》 (纪录片光碟)	30集30张碟	680元		5—10套9.0折 10套以上8.0折优惠			
	单集1张碟	30元	—	单集20张以上9.5折 单集50张以上9.0折			

出品人：张晓儒 王茂亮

总监制：黄玲 陈君聪 王海鸿

策划：吴华根 王地久 王大鹏 韩建勇 贾玉宝

影视顾问：王鲁湘 刘满衡 何煌友

总撰稿：陈宏

参与撰稿：韩志强 唐淑芳 苏巧珍 李跃 樊舟 吴芳 曾海伟

制片主任：郑燕成 吴秀斌 谢贵枝

外联主任：程萌 李冰 余琼辉

美术编辑：陈思亮

题字：崔一鹗 柳国庆

DVD 深圳音像公司出版 ISRC CN-F29-10-0068-0/V•K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欢迎购买本纪录片全集、其他单碟以及配套图书（《深圳原住民家谱》）

联系人：程萌（13802260025）

电话：0755-82779803、82527876

ISBN 978-7-88531-517-7
9 787885 315177 >

定价：680.00元